

一年多以前“夜光杯”发过我一篇小文章《一不小心就老了》。那时候,“一不小心……”差不多是个流行语。如一不小心就混上了教授、一不小心就考上了博士、一不小心就当上了处长、一不小心就有了漂亮的女朋友、一不小心就怀上了二宝……不用说,这大体是句俏皮话。因为作为惯用语感或习惯用法,“一不小心”后续的多是负面状况。如一不小心把碗打了,一不小心栽了个“狗抢屎”之类。而开始几例显然反其意而用之,“一不小心”后续的都是正面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美事。惟其如此,也才成其为俏皮话,成其为流行语。

那么,我笔下的“一

人有来生吗?

林少华

不小心就老了”的“一不小心”算是哪种用法呢?当然是传统用法,因为“老”无疑是负面状况。不否认有搭顺风车的自我调侃意味。问题是,再调侃也稀释不了个中悲凉、凄寂、无奈、意外等人生况味。是啊,有谁会为老而欢欣鼓舞呢?至少,男人年轻,可以去追女孩——一不小心就追到手了;女人年轻,可以等男孩来追——一不小心就上当了。而老了,再小心也是枉费心机。一不小心闹了个晚节不保或人财两空倒有可能。

老了势必考虑老了的事。比如灵魂的有无,天堂的有无。即使去年以105岁高龄去世的杨绛女士这样的大智者生前也考

将和谁恋爱、上哪所大学、在哪座城市以至哪个国家谋生呢……单单这么一想都乐不可支。

在这点上,我很羡慕太阳。一如史铁生《我与地坛》所说,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日朝辉之时。”

毫无疑问,太阳是轮回的。今晚西山落下,明晨东海升起。而人呢?存疑!不过在铁生那里,存疑固然存疑,但存疑之余似乎倾向于肯定。他紧接着写道:“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如今,铁生“走下山”六年多了。那么……

在这点上,我甚至羡慕植物,所有植物。比如再寻常不过的牵牛花。每一朵牵牛花凋落后都留下一个小铃铛。小铃铛长大成熟后自行炸裂,喷出一二十粒种子,来年春天早就会有一二十对嫩芽破土而出,重新长大爬蔓开花。那当然不是去年的那朵花,但是,那真不是去年那朵花吗?我以为是,真的是。无需存疑。

再比如蒲公英。蒲公英的生命力更顽强更有诗意——无数把降落伞翩翩然随风飘去。飘去篱笆的那边,路的那边,山的那边,明年不知有多少朵金灿灿娇嫩嫩的小脸在大地上鼓弄眉眼。如果你仍然存疑,那么请看它们的母体——同一株蒲公英熬过冬天后翌年就在乍暖还寒时节像大梦初醒一样活生生拱出地面。

那么人呢?存疑。存疑也好。存疑,才有哲学,才有文学,才有艺术。

有人问我平生所好,我以一言以蔽之:“惟品茶读书著文而已。”品茶所亲者,茶香也;著文所近者,墨香也;读书所嗜者,书香也。人生有了这三“香”为伴,余愿足矣!

不过就我而言,这三“香”之中,也有雅俗高下之别。茶香虽清雅,但品茶的目的,除了提神醒脑之外,也常期待客酬酢之职,自然难以脱俗;墨香虽馥郁,但在我的案头却往往兼具卖文谋生之责,亦属柴米稻粮之谋。由此看来,这两者都带着某些功利的因素,虽各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却总不如书香那么纯净。读书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为了自我愉悦,是为了暂远红尘,是为了与那些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写书同道,推心置腹地问道交流。试想一下,当你偷得半日之闲,安坐于明窗净几之旁,沏上一杯上好的绿茶,随手捡出一册闲书,静静翻阅之际,你是不是感到心静神怡,一股清气自心底淡然而起,所有浮躁焦灼愤懑抑郁……总归所有那些有害身心之不平之气贪欲之气污秽之气,皆化作一缕轻烟随淡淡书香袅袅而去呢——这,不啻是读书对你的生命最珍贵最神奇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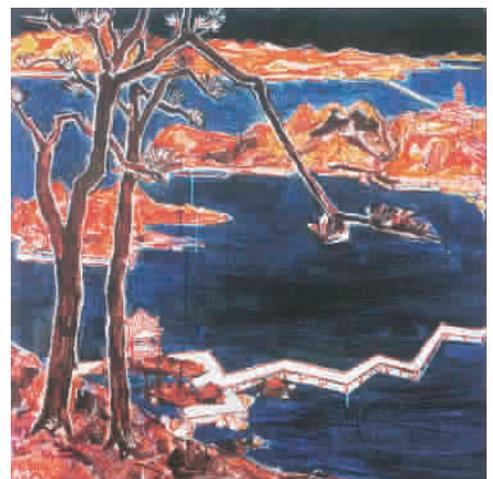
读书须有茶香伴,这在我已是习惯成自然;“出卖文章为买书”(郁达夫诗句),这更是我沿袭多年的不二法则。如此说来,茶香与墨香,就都跟书香发生了联系。茶香沁人心脾,为书香提神;书香凝聚智慧,为墨香增色;墨香浸入字里行间,又将沉淀为日后的一缕书香……如此循环往复,便构成了我的“人生三乐”。

在这三香之中,我相信书香是最恒久的。茶香易于飘散,水尽香消,自不待言;墨香足堪珍惜,但写作却很难相伴终身,任何才高八斗的文豪,都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当你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写不出有分量至少是有价值的文字时,你还会勉为其难么?至此,你才发现,惟有书香还在你的书房萦绕着,他们与你永不离不弃忠贞厮守,就像一位生死与共终身不渝的挚友,默默地陪伴着你呵护着你安抚着你的心灵。只要你需要她,她就会随时来到你的面前,冲着你会心一笑,你立即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温暖起来。孤独、冷漠、沮丧、落寞都会离你而去,你会忽然变成精神世界的富翁!

书香中蕴涵着文明的薪火,你书架上的某一册旧书,或许就留有哪位先贤的手泽;书香中延续着文化的血脉,你翻阅过的某一册新书,若干年后或许会摆上某位后辈文人的案头。虽说现代社会越来越变得快餐化功利化,但是我相信,书香文化并不是几盒快餐就能抵消的。因为,就人类的终极需求而言,精神的家园才是生存的最终归宿——而书香,恰恰就弥漫在人类营造精神家园的空气之中。

人生「三香」

侯军



游园系列——傍生 (纸本丙烯) 郭利伟

背唐诗睡觉
我每天晚上背着唐诗睡觉,背着背着就睡着了。有时全诗背不下来,就自作主张改头换面。

例如有一首七言诗,我把它背成了五言。诗云:“我到一县城,无口不冤声,县令加朱绂,百姓血染成。”我找出原诗,是这样的:“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苍生血染成。”(作者杜荀鹤)反正我背着我的诗睡着了。

当然,如今对诗的格律要求不严,马马虎虎可以过去,如要求严,我那个背法是不行的。

记盐城一座大戏院
1940年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在政治部宣教科工作。

先在海安,后八路军解放了盐城,把盐城交给新四军,我们便从海安迁到盐城。在盐城,我忘不了那里一座大戏院。它曾遭日本鬼子空袭,有一根炸断的横

我的家在袜子胡同尽头一幢六层楼房顶层,楼的名字叫做东门大楼,隔着楼正面的东马路是明代建的文庙,文庙身后便是天津的老城。而袜子胡同是在东门大楼的背面,它的另一端连着“津门故里”古文化街。1992年,我胸前挂着一串明晃晃的门钥匙,穿梭在袜子胡同里那些大大小小的院子中,院子套着院子,院子通着院子,从这头走到那头,它们的深处像藏着层层谜团。那些院子就是我朋友们的家。

记忆中的院子都是小而逼仄的通道,越垒越密的洋灰墙让人侧身憋着气才能通过。生锈的铁红色脸盆架,打了补丁的金鱼底搪瓷盆、蜂窝煤炉子,横七竖八地躺在院子当中。

范文同学家的院子和文化街娘娘宫(古文化街的天后宫,天津人俗称娘娘宫,供的是妈祖)后门连着,娘娘宫后门常忘了关,我们偷溜着进去逛到前门,把好不容易存起来的几个钢蹦儿用

梁吊在屋顶下面。我们每次开大会,都是在这大戏院里。

当时皖南新四军同志陆续转移来苏北。我们曾在这大戏院欢迎他们。有一次开大会欢迎项英夫人等同志,新四军军歌的作曲者何士德同志也在场,他唱了他刚创作的新歌《渡长江》。我还记得这首歌开头两句是:“薄雾弥漫着江面,我们要渡过长江”。何士德同志是广东人,他唱歌时还把“午”读成广州话的ng。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我们正是在这大戏院开大会,陈毅同志宣誓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后来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快活”。当时这话是刘少奇同志说的。

如今盐城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这座破旧的大戏院想来已经不存在,这地方可能改建成高楼大厦了。可是这座大戏院一直矗立在我的脑子里。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崔健

来扔了大鼓,以为击鼓能带来财运,却不知是求子拴娃娃用的。那乐同学不住在袜子胡同,但他妈妈是娘娘宫的工作人员,我们有时候提他妈妈的名字就能从正门进去,放学以后穿过娘娘宫烟火缭绕的香炉抄近道去范文家玩。范文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桑葚树,熟透的桑葚掉在地上把土黄的地染成一片一片紫黑色;我们不摘,只图脚踩在还没烂透的桑葚上,咯吱一声,我忍又过瘾。

出了袜子胡同口,往左往右都是古文化街。古文化街是天津最有名的民俗圣地,一整条步行街都是卖有天津特色的小玩意儿的,天津最出名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十八街麻花都能在街上买着,但那些玩意我们天津小朋友都不稀罕了。我的朋友杨晓颖、王海宁、赵秀秀都是文化街上出名的美少女,杨晓颖家的



元杂剧舞台上,宋江自豪地宣称:“润水潺潺绕寨门,野花斜插渗青巾。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李逵负荆》开场白)接着他道:“某喜的是两个节令: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本剧的时间背景正是清明三月三,所以宋江“放众兄弟下山上坟祭扫”,李逵正因此喝酒犯错误、最后负荆请罪的。

笔者这里要说的是:“重阳九月九”是一个节日,而“清明三月三”原本其实是两个节日。

三月三自古名为“上巳节”,是个很有人气、特别受到青年男女喜爱的“情人节”。杜甫写过三月三也写过清明,“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他在《清明》诗里则说:“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今朝更被除。”自叹年事已高,不可能像少年壮汉一样男女逢迎、更不能在原沐浴行被褻了。被除,原本是上巳节主题,被杜甫写进了《清明》里。可见在唐代,清明和上巳已有混同

的趋势了。清明节还混合有寒食节元素。孟浩然《洛中寄王九迥》云:“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宴。斗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浮杯、斗鸡、走马等节日活动,有的来自上巳,有的来自寒食。宋之问《寒食江州满塘驿》诗的开头两句:“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也将“上巳”、“寒食”联举,可以互文见义。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清明”已置“寒食”之前。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最后说:“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少年们数日里四处遨游,根本不管是清明还是上巳。题目中作“寒食”,内里又写到“清明兼上巳”,三节已混为一谈,互相参合。清明节已然成了一个意象繁复的特殊节日。

清明三月三

翁敏华

“清明三月三”两节合称,是因为这两个节日时间上非常接近,有时只差一两天,有时竟在同一天。

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清明,本来文化含义远不及上巳节富繁,尤其无有“情人节”方面的内容。后来有了。这是上巳节俗的渗入。

宋人高翥《清明》诗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可见当时,“儿女”们白日祭扫、晚上调笑,很能反映人们的“清明观”。“清明观”是人的生死观:死去原知万事空,行乐须及时。

两节甚至三节合一的清明节,是一个以祭祖扫墓为外壳、以男女恋爱交际为内涵的时间节点。这两点,一则来自寒食(最初有人在寒食节行祭扫),一则来自上巳。宋代以降的清明节,已是“寒食其外,上巳其里”。



清明三月三”两节合称,是因为这两个节日时间上非常接近,有时只差一两天,有时竟在同一天。

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清明,本来文化含义远不及上巳节富繁,尤其无有“情人节”方面的内容。后来有了。这是上巳节俗的渗入。

宋人高翥《清明》诗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可见当时,“儿女”们白日祭扫、晚上调笑,很能反映人们的“清明观”。

“清明观”是人的生死观:死去原知万事空,行乐须及时。

两节甚至三节合一的清明节,是一个以祭祖扫墓为外壳、以男女恋爱交际为内涵的时间节点。这两点,一则来自寒食(最初有人在寒食节行祭扫),一则来自上巳。宋代以降的清明节,已是“寒食其外,上巳其里”。

明清两代都有被统治集团严禁的“上坟”题材的曲和剧。明英宗朝有《禁唱妻上坟曲》:“正统间,北京满城忽唱【妻上坟】曲,有旨命五城兵马司禁捕,不止。”(《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4页载)“满城”听唱,够普遍的;动用“兵马司”,够严重的;结果“不止”,禁令无效。清代花部戏有《小寡妇上坟》,无名氏作,入《永禁淫戏目单》,归为“淫戏”。统治者要对它“永禁”,决心不可谓不大,也禁不住。《燕兰小谱》卷2记录了一位叫“高明官”的艺人,说“明官演《小寡妇上坟》,甚为娇媚。”演“小上坟”可以成为明星。

禁戏《小上坟》之类,就是一类“上坟其外、艳情其里”的剧目,正与“寒食其外、上巳其里”的清明节互为表里。

十日谈

老院子

院“三剑客”。